

汉斯·马尔希维查著

641456

库密阿克一家

033-27

库



2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丁 2 [德] 汉斯·马尔希维查著

库密阿克一家

侯 浚 吉 译

2

HANS MARCHWITZA
DIE HEIMKEHR DER KUMIAKS

本书根据 Verlag Tribüne Berlin 版译出

库密阿克一家

(二)

[德] 汉斯·马尔希维查著

侯 浚 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375 插页 2 字数 364,000

1982 年 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000 册

书号: 10188·219 定价: (五)1.50 元

目 次

库密阿克一家归来了	1
库密阿克住进了废物间	11
库密阿克做了个恶梦	22
库密阿克寻找好运气	25
道德	36
党	40
库密阿克上救济处	46
一九二五年面临岁末	50
运输工人台尔曼	55
炉工	67
争论	78
饥饿游行	84
一个库密阿克又当了农民	87
他们的小天地	93
新来的鲍姆先生	96
钢盔	100
溃退的胜利	108
运料工人	113
两弟兄	120
风暴	125

胜利或失败	138
库密阿克成为副出纳员	145
矿井灾祸	152
悼词和答词	160
真相是聚众暴动	163
格利姆克先生	171
格策先生待在浮冰上	183
监狱前	189
库密阿克得到工作	193
同志	196
马蹄铁或锤子	204
新居	211
库密阿克写了一篇“文章”	217
征兆	222
尤普·库迪阿策克获释	227
解脱桎梏的人	233
通知	241
旧债	244
在滑泻场	249
荒地	259
库密阿克进行学习	265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	269
面包打了折扣	274
凝固的河流	279
在漩涡中	283
库密阿克该发表一篇演说	288

矿井罢工	293
自卫	303
袭击	311
农民	314
狼和羊羔	323
分歧	328
彼得重新出走	340
彼得在目的地	346
“红色的”索特	350
褐色的恐怖	355
敌人和朋友	363
刽子手	367
伟大的力量	372
玛尔塔的小小的幸福	384
乌云	393
征求	397
秋和冬	401
黑夜临近	424
他们来了	430
不朽的力量	437
黑暗	446
女的援助者	457
不合法	459
他们“持枪待命”	464
克鲁申同志	467
“人民同志”格策	471

克鲁申女同志	474
县长先生	477
又有一个库密阿克成了矿工	481
“复兴”	489
科斯特雷瓦女同志	493
边界	497
拳头	502
真正的主人	505
金钱和制服	510
库密阿克同志	515

库密阿克一家归来了

这是一九二五年五月的一天。鲁尔区H城淹没在五彩缤纷的旗帜中。富裕的有产阶级的房屋上，绝大多数挂着旧帝国的黑白红旗帜，共和主义者的窗子里，却是黑红金的新国旗。到处挂起了欢迎牌和翠绿的花环。军人联合会，矿工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团体，以及一个新成立的军人联合会，在大街两旁形成长长的行列，在这些行列背后，聚拢来的人群伸长了脖子。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买卖人，肉铺老板，面包师，旅馆主，还有东一群西一群的矿井监工，因为据宣布，经理兴德曼将会参加这次接待。还可以看到一些校长，教师，市政府代表，肥胖的面团团的农民，救济处的头儿们以及成百上千的领取救济金的人——因为人们是生活在由矿主和钢铁厂主所引导的合理化时代。

古老的工会会址的房屋上，也挂着一面黑红金三色旗帜，工会书记格里曼斯基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来，一直是这所房屋里的主人。格里曼斯基曾经拒绝举行一次示威和建议中的抗议罢工，以反对旧警察的恢复。他以开除会籍威胁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因此又一次压下了对政府的新措施的反抗。不该用暴力手段唤醒反抗。要是你不去寻找斗争，也就不会有斗争！

格里曼斯基不时在楼上窗口出现，瞧瞧底下的人群。他的肥脸上带着一副统治者的表情，这种人只在交涉折冲中生活，只

操心一件事：摆脱那些打扰他的安宁和舒适的反对者，不过，最主要的，去掉那些危及他的地位的人。如今，他对于当时由他自己推荐的工会驻警一点也不满意，他巴不得欢迎一支部队驻扎进来，保证更严格的秩序。那些聚集在一起的工人们的仇恨眼光和他们冷嘲热讽的说话，很少使他动心，恰恰相反，他已经是毫不在乎了，当矿工们公开对他表示他们的轻蔑时，他也不再觉得伤心了。

工会里太平无事，外面的情况也太平无事。太平无事，太平无事，这是他在集会上以及在工会出纳处经常挂在嘴上的话；现在，合他心愿的由“更强有力”人物控制的秩序将重新建立起来了。

法国人已经退出，今天，城市正等待那些一九二三年被赶走的“安警”（保安警察）回来！聚集了众多有产阶级的这次隆重的接待就是为了这件事。

在观察者中间，也看到从矿工居住区来的矿工们，他们站在那儿，衣衫又破又旧，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除了随身穿着以外，再没有其他衣服了。从这些忍饥挨饿的受苦人的忧郁沉默的脸色看来，绿狗子^①的回来引起了新的忧虑，使人料想到那迄今为止为了几块面包而进行的已经十分艰苦的斗争，将会变得更加艰苦，更加严酷。

尤普·库迪阿策克同两个老伙伴克鲁申和莱万多夫斯基也站在这样一群观众中间。他们三人都是被开除了的，自从一九二三年秋天的罢工失败后，再也没有在其他的矿井里找到工作。两年以来，他们都隶属于“盖印弟兄”^②这一支大军，这从他们的

① 绿狗子：指穿绿色制服的保安警察。

② 盖印弟兄：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者。

外表上也看得出来。克鲁申和莱万多夫斯基体验到解雇的滋味，这也不是第一次，然而这最近的一次，对他们说来，将成为一次“永恒的”解雇。至少在大老板们的计划中是这样，这些大老板现在正借口“合理化改革”而把所有使他们头痛的人物清除掉；尽管如此，两位老人仍抱着强烈的希望，相信通过新的起义，这种老板们的永恒的统治将会一扫而光。

这是他们的坚强的信心，谁也没法使他们动摇。

“让他们来吧，他们不会吞掉我们的。”

“对，象他们这类人，决不会吞掉我们的。”

“你也一定知道，很多人已经要这么干，不过他们不会达到目的。”

“他们永远达不到目的。”

“哪怕是目前，他们也不会达到……”

自从一八八九年以来，克鲁申和莱万多夫斯基两人同普鲁士宪兵以及蓝狗子^①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在一九二〇年的三月，他们也曾经同绿狗子们打过照面。

“我们上万的矿工起来斗争时，他们马上逃得屁滚尿流。”

“对，那时候他们没法吞掉我们，今天他们也办不到。”

“明天他们说不定会炫耀一番，不过永远吞不掉我们！”

今天，克鲁申的腿又跛了。每逢他回想这些往事时，他老是一拐一拐的。一九二〇年三月，他们在丁斯拉肯打断了他的骨头。那是绿狗子的一颗子弹干的。“腿是跛了，不过克鲁申活着，你们休想那么快的杀掉他。”

人们伸出了脖子。

^① 蓝狗子：指穿蓝色制服的巡警。

“等那么久，还不见他们来！”一个穿着节日盛装的小胖子焦急地说。他是杂货店老板格策。这位杂货商在最近两年中有点神气活现了，因为象他自己所说的，他已经成了个聪明的政治家。今天，格策先生在他的店铺前挂起了两面国旗，一面黑红金，一面黑白红，他认为，一个聪明的买卖人，暂时还是站在中间的好。

“他们肯定会来吗？”格策先生不安地对他的邻人转过头去。那是屠宰商弗赖泽，目前他在职员住宅区开设一片肉铺。这位屠宰商年纪还青，却已经大腹便便，满面红光，配着一对水汪汪的绵羊眼睛。“他们会来的。他们为什么不来？”他安慰杂货商。“我们又不是小城小镇，会被人忽略。他们当然一定也会在这儿驻扎……”

“我也这么想，”格策先生心头一宽，叹了口气。

听到他们说话的长个子库迪阿策克迸出了一阵大笑。“这些人倒也心急，连等候这批新猎人的到来也等不及！对我来说，他们很可以留在他们的老地方。我们不需要他们。他们只会重新带来不幸。”他转身对那杂货商和屠宰商说：“我们需要的是工作，不是看守。如果我们没有工作，你们也活不了。”

这两个买卖人想起他们的主顾差不多全是这矿工居住区里的人，也就沉默了片刻。他们只是相对望望，尴尬地点点头。

“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对，”格策先生掉转话头，不过马上又战战兢兢地添上几句：“话说回来，朋友，没有正常的秩序，一个自由的国家也就不会发展。”

“对，没有正常的秩序，国家就没有进步，”弗赖泽热心给他帮腔。

他们伸长了脖子，想更好的把街道看个仔细。所有的人都

伸出了脖子，库迪阿策克又笑着嘲弄道：“把脖子伸长吧，套索落下来啦！”他已经消瘦了，因此显得更长了。前额隆起，眼睛陷在颧骨高耸的脸上，充满了冷嘲热讽；同他整个瘦削的身形一样，似乎象挑衅似的，激动不安；至少格策先生有这种感觉。“真可耻，”他嘀咕道，“应该除掉这些煽动分子，他们只是捣乱。竟没有人关心一下秩序！……”格策先生成了个信仰秩序的狂热分子了，看来他正在等待“绿狗子”们马上把“秩序的铁的基础”扛在肩膀上带来。格策先生越来越焦急不安，更频繁地踮起脚尖，向前张望。那令人渴望的鼓声还迟迟不响。

“他们怎么还不来？”格策先生失望地唠叨着，抱怨似地瞧着肉铺老板。

“他们会来的，他们会来的，”这一位又重新安慰他。

“对我们这群没有面包吃的人，他们来得够早啦，”莱万多夫斯基说，他个子小，肩膀却很宽阔，愤怒的脸色和蓬乱的胡须令人肃然起敬。他朝他的木屐之间的地上吐了一口嚼烟，气呼呼说：“外国宪兵走了，自己的又来了。所以什么改变也不会出现。”

“走掉一批敌人，进来另一批敌人，”白发苍苍的克鲁申附和道。他的小小的灰眼睛依然很灵活，能够迸出愤怒的火星。“我们领教过他们了，”他皱起眉头，加上一句。

“他们没有带来欠缺的面包，他们只带来新的恐惧，”一个瘦小的妇人愤愤地插嘴道，她憔悴的脸上怒形于色，眼睛火辣辣地发烧。“他们没有带来面包，却带来新的恐惧。我们这儿难道需要这批流氓吗？”她激动地问。“我们已经有了过多的警察，使我们这样的人连自己的窝洞也不能出去。如今，他们又将要来攻击我们了。不过，我是再也不会默默忍受了，我要把第一个挡住我去路的家伙的眼睛挖掉。”她那充满仇恨的脸朝四周看了一

遍，然后对着那些穿戴较好的人嚷道：“你们自然高兴罗。你们是什么也不缺。你们高贵的太太们又没有一打讨厌鬼拉住裙子不放。我们可不同，要扛起所有的重担。但愿魔鬼把你们和所有的警察都带走！”

“讲给他们听听，罗加尔斯基大娘，”莱万多夫斯基给她撑腰。“把你的苦难讲给他们听听！”

格策先生装出一副严肃庄重的脸色。他又是个“中间派”了，在这种时刻，他不得不装成这样，因为罗加尔斯基大娘的叫嚷和叱骂引来了更多矿工居住区居民，其中也有很多是他还没有赊欠过的顾客。他可不能损害同这些人的关系。

“这不是事实吗？”罗加尔斯基大娘怒冲冲地骂道。“我们这儿再也不需要吃白食的懒虫。有面包也该给我们的娃儿吃。说得对吗？”

“说得对！说得对！”有一些工人高声附和，咬牙切齿地点着头。

“当然对罗！”

格策先生微微咳嗽着。那位肉铺老板绷紧着脸耸出了他的下巴。

“只是他们为什么这么久还不来？”格策先生激动地悄悄说，伸长了他的又短又僵的脖子。

杂货商的背后站着一个红头发的年青人，那副厌倦的脸同格策的面貌十分相似。这年青人抱怨道：“别多嘴啦！”他是格策的儿子海因。海因·格策曾经有两次打算自己独立生活。第一次，他在城里开了一爿商店，后来又在他父亲店铺的对面开设了一家糕点铺——老头儿不得不为此付出这笔钱——，不过这两爿店铺很快就倒闭了。现在这位小格策先生给他爸爸当“代理

人”。

老头儿恶狠狠吼道：“你哪，只知道千方百计的想重新弄空我的钱柜！”

小格策装出一副傲慢的神气。“反正我没有嚷嚷，也没有表现得这么傻！”

“这么傻……”老格策火了，气呼呼地说：“该死的嫩货！”

这位“嫩货”已经超过二十五岁了，比他爸爸还强壮，不过，每逢杂货商禁不住对他儿子发作时，他就老是用这个骂人的老浑名。

“要不是我……他还不是连衬衫也不剩一件……”他重新对肉铺老板转过身去。“这怎能叫人不生气。”

所有的人，除了那些一本正经来参加盛典的人物以外，都发出恶意的嘲笑。

“要是这群新来的老鼠发觉这儿很少有可能喂肥他们，他们准是转身就走。”

“他们直到现在只是啃着那满满的饲料槽！”

“把他们引进来保护的老板们，也将为那缺少不了的肉食操心了……”

“听听这帮穷鬼说话，可见我们多么需要一批出色的警察，”弗赖泽板起通红的脸，喃喃地说。

尤普·库迪阿策克的响雷般的声音把大家吓了一跳。

“现在他们来啦！”

“咚……咚……”这是渴望已久的鼓声。前面有些市民高呼“万岁！”

格策先生随着击鼓声也突然手舞足蹈，打算欢呼“万岁！”不过他注意到库迪阿策克正用含讥带讽的眼光瞧着他，他马上

止住自己的感情。

“咚……咚……咚……”鼓声在前面响，在音乐的伴奏下，开始了《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唱。异口同声高呼着“万岁！”可以听到一队队警察的整齐的步伐，他们穿着束腰的制服，戴着猎兵的军帽，斜挂着短枪，步子整齐地在前面走过。“咚……咚……咚……”皮鼓敲击出节拍，格策先生突然感觉到自己的两腿也在迈步前进；他就随着鼓声就地踏着步子。很多屠宰商，蔬菜商，福利处职员，以及胖胖的农民和瘦瘦的矿井监工，他们的腿也按照节拍就地踏步。

“该咒的，还嚷嚷万岁呢，你们这些羔羊！屠夫们过来啦！”尤普·库迪阿策克高声喊道。噔……噔……噔，警察的靴子迈着快步，那成千条短的，长的，肥的，瘦的腿儿向前走着，很多双东补西缀的救济鞋和木屐也随着皮鼓的敲击在人行道上摆动。

“呸，你们这些魔鬼！”库迪阿策克哈哈大笑，看到那些一本正经地表示敬意的丰满红润的有产阶级面孔以及凹陷的军人脸庞，而且还听他们对行军中的警察高呼“欢迎”，真使他愤怒。“来，”他对他的自己人说，“我们走吧。”

他从人丛中挤了出来，等待着克鲁申和莱万多夫斯基，他们还跟在其他几个人后面，这时，个子高高的耸起在大家头顶上的库迪阿策克突然喊道：“哟，见鬼，那边来的是谁呀？”

人群中拥挤着一队引人注目的人物，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神色疲惫的女人，她臂弯里抱着一个孩子，身边跟着一个孩子。一个也许有十五岁的姑娘手拿一个包裹，还牵着一个较大的男孩。一个男人和两个约摸十一岁和十三岁的少年也拖曳着一些箱子和包裹，有的携在手里，有的背在背上。那男的长着一副方型的农民脸，一条短短的球果形鼻子，尽管人多路狭，他仍尽力随着

音乐声走他的步子，形成一种非常可笑的怪样。

尤普·库迪阿策克惊异得张大了嘴巴，站定了一会，随后纵声大笑：“见鬼，见鬼，这些吉卜赛人又回来啦！”

“这些游牧民族又来啦！”莱万多夫斯基和克鲁申在一队包裹和箱子之间认出了库密阿克一家时，他们也惊讶得嚷出声来。

“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库迪阿策克呼唤着，他还不相信。

不过，事实上的确是彼得·库密阿克，垂头丧气的山羊胡子，弯弯的腿，焦虑的鼻子。

库迪阿策克把库密阿克喊住了，后者的耳朵里依然响着音乐声，他在一口沉甸甸的箱子的重负下弯着腰，还要继续踏着快步。

“彼得，天煞的家伙！”

库密阿克听见声音很熟悉，他在箱子下面抬头张望，一下子立定了。“喂哟，约瑟夫……喂，你好吗？你们这儿的股票行市怎么样？”

股票行市？库密阿克在外国学到这一套有教养的措词！

“你在那黄金世界的荷兰也破产啦？”库迪阿策克笑着问，一面细细打量这汗流浹背的库密阿克。

“是呀，”库密阿克回答，把箱子放下片刻。“你自己也看得出来。什么黄金不黄金，还是别说的好，等一会儿我把我的驼背指给你瞧瞧就够了。”

其他矿工已经把姑娘和孩子们拿的东西抢了下来。

“来吧，”莱万多夫斯基招呼着。“这位可怜的女人累得快要跌倒了！”

“谢天谢地，”库密阿克大娘结结巴巴地说，“现在才觉得重

新到了家。如果他还想离开，那我和孩子们就留在这儿……这种东闯西荡的生活，我已经受够啦。”

“我们还以为你在荷兰已经搞到一所自己的别墅和六、七匹马儿呢，”库迪阿策克说，他把库密阿克的一口箱子取了下来，“不过看来，你们是更穷困地回来了。”

“是呀，”库密阿克回答，“是的，更穷困了。我到那儿去的时候，也曾抱着很多希望，可是我一到那地方，我就看出人们挣到的是什麼。现在我又在这儿了，谢天谢地！”他宽慰地叹了口气。

“工头们到处都一样！”库迪阿策克回答。“他们到处需要绵羊。你也就是这样的一头绵羊。”

“不错，”库密阿克忧郁地点点头，“我当了这么久的一头绵羊，不过你可以相信我，现在我再也不是了。”

“这倒使我惊奇！”库迪阿策克笑了。“好吧，那你现在想动手干些什么呢？你来得刚巧是糟透了的时候，也许你还希望在这儿找到工作吧？”

库密阿克昂起了鼻子：“什么？”

库迪阿策克摇摇头。老天，老天，这些游牧民族！

“只是别抱多大的希望了，兴德曼现在亲自挑选他的职工。象我们这种人，根本连登门探询也不准，我们是被当作麻烦病人！”说罢，他又放声大笑起来，库密阿克不禁连打了一阵寒噤。他好一会儿耷拉着脑袋，转动脑筋，想想有什么办法才能够爬过这座出人意外的新的陡峭的山岭。库密阿克一家的全部悲惨生活同山岭相似，崎岖的令人疲惫的高山，他们必须用指甲牢牢抓住它，把膝盖磨得伤痕累累。有时脚下一滑，就往后滑落进深谷里。于是重新用那痛苦的膝盖和鲜血淋淋的手指往上爬。